

“不是那样。那不就让人发现了吗？她在家说，我透过机器听。”

“机器？”

“我在我家墙上，对着她们家装了一个收音器。我就是用那个。”

岸谷停手仰起脸，草薙知道他想说什么。

“那等于是窃听啰？”

石神不以为然地皱着眉，打揺其头。

“我不是在窃听，我是在听她对我倾诉。”

“那么花冈小姐知道有个机器吗？”

“也许不知道，不过她应该是对着我家的墙壁说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她在对您倾诉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，她家还有女儿，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对我说话。她总是假装在和女儿说话，其实是在向我发出讯息。”

草薙手指夹的烟，已有一半以上燃成灰烬。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，然后和岸谷四目相对，刑警学弟满脸困惑地歪着头。

“是花冈靖子这么告诉您的吗？”她说她假装和女儿说话，其实是在对您倾诉？”

“用不着说我也知道，凡是她的事我都很清楚。”石神点点头。

“换言之，她并没有这么说过？这只是您自己一厢情愿地认定吧。”